



吳都文粹卷第六

蘇臺鄭

虎臣集



大畧

郊僑

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派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内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既納土之後至於今日其患方劇盖由端拱中轉運使喬惟岳不究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

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閒司冗職既以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攷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常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耻於空還不過據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松江之地謂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淹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

田瀰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潴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瀰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渚為謬論矣又况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阪重複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并會於宜興以入太湖

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
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
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
絕唯吳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權豪侵
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
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冒斷以遏水勢是致吳
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
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
蘇湖常秀之間陂堰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惴然

有為魚之患疑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
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
畏風甚於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
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
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
於江寧治水陽江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江
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山罔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
海常州治宜興隔湖沙子淹及江陰浦港入北海以望
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

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江
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入海
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隣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於農
時之隙和顧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為患之處
並築為石塘及於彭匯與諸湖漾等處尋究昔有江港
自南徑北以漸築為隄岍所在陂堰築為水堰秀州治
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尋究向因民
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
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

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
脉之流不為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水為東南患其來
久矣獻其端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
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埤為說是二者各
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
無近効若止於浚涇作埤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
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
不能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欲決蘇
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

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松江開常熟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楊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過常潤之水則蘇州等處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楊子江則常州等處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閘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洩沙漲故有湮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隄

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埭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愚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則可盡其善其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閘者且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洩水甚徑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

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潮沙無上
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菑涇等浦須置堰閘
所以防外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叅政仲淹葉內翰清臣
昔年開菑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
保利於所得不時啓閉遂致廢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
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其所乞復常州
無錫縣界之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
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
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

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
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過防之理故愚乞開菑涇等
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
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
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惟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
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其所乞決常
州無錫縣界之五卸堰使水北入於揚子江者此堰決
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
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岸

以防水勢故也五邳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時
小雨水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
使諸路之水俱自此而出又不增高其民田圩岸以為
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浸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
分率之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
入於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
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
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

今止松江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於已私於
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
於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都界內即先父比
部水利奏申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於崑
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埭然上流不息諸水輻
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河浦必皆壅滯所築
圩埭必遭衝蕩蓋泇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鉄一塘可
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江湖河漢合而為
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

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埤亦免風濤所破某間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沿江而東至於海又泐海而北至於楊子江又泐江而西至於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攷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濶隋開皇中始移於橫山下唐貞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隋時仁壽中於

蘇州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泐江邊海有為隄岸以防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鹽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太和中再開疑即僑今所謂開鹽鉄塘以洩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某築甬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鹽官縣亦有捍海塘隄二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於河而築隄以遏水亦兼行之矣故為今之策莫若先究上

源水勢而築吳松兩岸塘隄不惟水不北入於蘇亦且不南入於秀兩州之田迺可耕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為二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倘效漢唐以來隄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

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迴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馮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水為良田况五縣積水中所謂湖漾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尚湖石湖沙湖漾則有大泗漾斜塘漾江家漾百家漾鰻鱖漾蕩則有龍墩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黃天蕩鴈長蕩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墟淹赭墩淹金涇淹明社淹僅二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

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旁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圩埭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畎之利其餘若斜塘濼大泗濼百家濼之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視分勒人戶借貸錢糧修築圩埭開導涇浜即前所謂湖濼二十餘處徃徃可治者過半矣其間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為良田坐收苗賦以助國用郊民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為必

可行然用心甚專為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曹既沒其子將仕即僑又嗣緝其說因歲事亦有所建明今亦錄其大畧

三十六浦利害

趙霖

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侷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於海而平江之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

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濫其中平江之地雖下於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堰身堰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疏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港浦堙塞之由也堰身之民每闕雨則恐裏水之減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

潮至則於浦身開鑿小溝以供已用亦為堙斷以留餘潮此常熟諸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内外可以隨潮而啓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風浪萬頃愈洩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洩之涓涓而來之浩浩當斯之時障之不得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狹其流迺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圍民田而已如此則積水日削衆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岸畏田三者缺一不

可又各有後先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
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
緯然按圖於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
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
區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
減上等三之二下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支別
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
勢高仰古來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
通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於三十六浦中尋

究得古曾置閘者纔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
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裏未
免易堙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
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
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
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
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
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以入裏
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

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灌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洩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於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即歲時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濶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筏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閘為限拘收稅課以助國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

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於水田水田利倍莫盛於平江緣平江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於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水浸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浪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正如盛盃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陟崑山與常熟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

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裹民田車畎以取水底之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况平江之地低於諸州惟高大圩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裹田非謂得以播植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為風浪衝激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輒守風往往有風浪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

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聞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辛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兩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小塍岸圍裹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頻年重用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令衆均價償之其借貸錢穀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

成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三浦見今深濶水勢通快不須開治惟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浦菑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浪港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門浦崔浦耿涇浦魚磾浦鄔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鶯漕皆積久不浚當分為三等開修

政和六年四月

御筆訪聞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

置閘隨潮啓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為患仰莊徽郡守也差戶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驛券遞馬赴尚

書省指說霖既上其說是歲九月奉

御筆差趙霖

充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浦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漸開治更不候報明先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發赴新任水患日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前後違碍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併辟官置司等令趙霖速具畫一奏聞章疏並入急遞於入內內侍

省投進仍着童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
條具事目以聞悉依 御筆違者以違 御筆論諸
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悞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
越州鑑湖封樁米支撥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
本錢十萬貫如缺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
併降空名度牒二千道出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誥
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為名各立價值將
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為募夫監部開修候
畢工計實用錢米鈕直給誥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
與免勘會有無違碍書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
置局所奏辟官不拘常制直牒指差理為在任日月
不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
得赴部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事文武
官各四員准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
專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
并辟置監轄造堰閘官俵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覈工
料點校醫藥飯食官等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
理須旌別以示獎勸特於提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

改官從事即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二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令來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於平江府諸縣催募如缺即分那下常湖秀州催募霖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岬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江自白鶴匯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濶十五丈底濶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一十一萬

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黃田港自捺柱橋開修至港口濶長二十里有奇面濶六丈五尺底濶三丈深七尺通役六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菑涇浦自太倉塘至斂口開修至青堰坊北長三十四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三十一萬工掘浦自上源開修接至練祁塘長十二里有奇面濶三丈底濶二丈四尺深三尺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塘長二十三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深七尺

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黃泗浦連小山浦開
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
深七尺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
瀆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濶二丈五尺至
一丈底濶一丈七尺至九尺各深五尺通役十萬一
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奇其
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
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
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

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
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
餘工隨岍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紐五
十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五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
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
江府常熟縣常湖秀州華亭泖並可為田仰趙霖相
度措置召租限一年了當具便民利害圖籍歲入以
聞霖又應詔為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
百餘工修築錢涇口至藕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

丈脚濶一丈五尺面濶一丈二尺高六尺開修張墓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六尺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至本縣市河長二千八十一丈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六尺開修顏家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濶三丈底濶一丈五尺深七尺剏造小山浦口啓閉洩放水勢斗門二所又圍裹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楊泖中心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濶十丈水深三尺隨河兩畔築岸高濶六尺顧亭泖心開十尺隨河兩畔築岸高濶各六尺至七尺及開陸家港小河長二百丈濶四丈水深三尺築岸高濶六尺宣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止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古獄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名色十九種焉

表薦陸胤

華 覈

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

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

陸胤字敬宗凱之弟天姿通朗才高行潔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出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域肅清就加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云復召為西陵督封都亭侯華覈以為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修而庶績熙矣胤卒子式嗣

表薦陸禕

華覈

體質方幹器宇疆固董率之才過於魯肅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陸禕孫皓時為將軍父凱亡入為太子中庶子

詔陸玩

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云代王導等為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為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矜物誘納後進

謙若布衣搢紳皆蔭其德字薨謚曰康子訥嗣

辭召表

顧歡

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
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
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蟲管謹
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
不以人微廢道臣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
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母亡廬墓次遂隱不仕

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改召為楊州主
簿遣中使迎歡及踐祚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

云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

散騎郎俱不就

孔稚圭陸澄虞棕沈約等表薦杜京產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
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
與奉初朝請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簷
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群淡然寡欲麻

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穴含懼薜蘿起抃矣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無意名利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圭等表薦云不報建武初徵為員外散騎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詔史德義

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真確謙冲彰於閭閻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

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啓沃攸侔特宜優獎委以諫曹史德義崑山人咸寧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徵赴都詔曰云授諫議大夫後放歸丘壑

翰林盛事

朱佐日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朱佐日吳郡人兩登科三為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

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云問是誰作李僑
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疋轉侍御史承慶嘗
為昭陵挽辭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

挽章

方子通

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
丹旄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
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張僅字幾道與里中顧棠字叔思皆客於王荆公公
作三經義二人與馬僅至著作佐即卒方子通作輓

詩極哀楚誦者為出涕吳人因目子通為方挽詩云

温公詩話

丁 偃

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

丁偃蘇州進士試邇英廷講藝詩云有古詩諷諫
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
第

絕筆

蔣 堂

歸來身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歲身雖是浮雲隔雙闕
丹心愛戴在君親

蔣堂字希魯本宜與人徙於蘇祥符五年進士任侍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后廢堂極論不可出為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樞密直學士歷知應天河中府洪杭益蘇州後十二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禮部侍郎致仕家於靈芝坊堂為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卒年七十有五吳門集二十卷其絕筆詩云忠厚之氣始終如此

范文正公真贊

閻灝

英英如神屹屹如山仁義道德溢於顏間大忠臯夔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於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騫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夷茲堂巍巍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史傳其畧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五代之際世家蘇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為

文章論說必本仁義舉進士禮部選第一中一科始
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
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
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天聖中為祕閣校理以言
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左司諫上疏請
還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又揖宰
相留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州地濱雷
澤田多水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

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績願留以畢其役詔復
知蘇州召還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得失知開封
府治有聲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
以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潤越
州趙元昊反河西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又為
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為將務治正
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
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
人逝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

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迺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曆三年為樞密副使數月為叅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左右會奏有警即請行乃以為河東陝西宣撫使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

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州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御篆其碑曰褒賢之碑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閭邑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祐少有大志蚤

卒純仁純禮純粹皆名世

延賓佳話 唐宋遺文

范 纘

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

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

范纘唐末人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吟詩贈隱者云云

處士方干聞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

云干曰惜哉不享壽果十歲而卒

咏懷

范 周

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不羈

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折屈於人所居號

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咏懷云云其氣槩

肆兀類如此

送李璋應舉

王安石

湖海青衣二十年尚隨鄉賦已華顛

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在天公不可猜

李璋吳人居盤門有不羈之才荆公甚愛之嘗有詩

送璋應舉云云及下第又云云璋後改名玟以累舉

補官孫益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晉張林妻徐氏碑

王安石

按張林碑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慎中和聖善婦德
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丕顯靡靡其操翼翼其
仁明景內暎朗節外新共媿風邁淑謹其身

太湖石賦 并序

陳洙

客有嗜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為賦其詞曰
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
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

助爾怪天分爾英駭立驚犀低開畫屏素煙散而復聚
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
飛乍起稚戲攜手獸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竅如比干
之心密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錔韓稜之劍
利於鐔若迺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
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怪萬狀蓋難得而剖悉吾將弔
范蠡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
求之如張筆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於庭
園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

兮難刻鴻都之經用汝作礪兮汝頑厥姿攻汝為磬兮
汝濁其聲亡所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盧胡而笑
子之醜

太湖採石賦

程俱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
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
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於
淵機械既發剖蚌推礪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剗山探海
階世之競迺若富媪贅瘤則為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

嶄岩於骨骼與瓦甃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今使者窺
複穴蕩沉沙搜竒礪於洞脚劖巧勢於丘阿呼靈匠以
運斤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之萼萼續劔閣之峩峩莫
不剔山骨拔雲根真女矻立伏虎晝奔督郵攘袂以相
睨令史臨江而抗尊雖不遭於醢沃豈有恨於苔痕嗟
主人之不見侶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
徒勤既而山戶蛾集篙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里
之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
煮糧之客嘆終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

聞不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
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
醯雞不可與語大螻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
輪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而談王道至聖
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天
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要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
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瓊琛琲天不秘其寶樟楠
榘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竒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
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

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
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
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
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羗北有久驕之虜顧蹠血之未
艾乍游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於
煙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倘素書之可遇抑
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秦觸邪
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盲之自腠惟屬鏤之無知顧
尚方之奚挾故將鑄採石以為劔凜豎毛於佞首若是

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廷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盪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眇抑又聞之扶來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薳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素奈狡兔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郊抑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不淤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不傾方披旒而出黻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

人之所矜故將畫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起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胸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燮理二氣而襲烝母此包羲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煉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之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有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樸之人聾聵其知鹿豕其遊竊億妄議迺今知之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余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唯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謹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察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唯石是

好迺鉤深致遠獻瓌納竒四五年間累累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坳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嚴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巔潤削成如圭瓚者有廉稜銳剝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踰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竦將鬪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歆雷疑疑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壑灑灑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提要而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覩縷簇縮盡在其中百

似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
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
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以來不知
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
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腔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
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
孫不知精意有所召即將尤物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
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
上中下各刻於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丁之

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
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
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題太湖石詩 并序

牛僧孺

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得樂
天

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鬪恢怪鬼神驚帶
雨新冰淨輕敲碎玉鳴換又鋒刃簇纓絡釣絲縈近水
搖奇冷依松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隆

胡準深凹刻兕觥雷風疑欲變陰黑訝將行喋疹微寒
早輪困數片橫地祇愁墊壓鰲足用支撐珍重姑蘇守
相憐嬾慢情為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
河僅百程池塘初展見金玉自風輕側眩魂滋悚周觀
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去聲興添魔力消煩
破宿醒媿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南朝有司空石蓋以定石之品流念
此園林寶還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為汝數逢迎

和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

劉禹錫

震澤生竒石沉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
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槎形拂拭
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煙波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
雛貌織銍蟲篆銘孱顏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
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塏莫能停靜稱垂松蓋
鮮宜映鶴翎忘憂常日擊素尚與心冥眇小欺湘燕團
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耆搜求
按舊經垂鈎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謠衆
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聆覩物洛陽陌懷人吳御

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牛相公宅太湖石

白居易

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鑄拆劔門開峭
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
磷磷狀凝成瑟瑟胚廉稜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業形
將動差戕勢欲摧竒應潛鬼怪靈合蓄雲雷黛潤沾新
雨斑明帶古苔未曾棲鳥鵲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笋
窪剜瑪瑙壘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世為尤物如
人負逸才渡江一葦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升沉

亦有媒拔從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
酒杯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頽疏傅心偏愛園公眼屢
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居易與夢得俱典
姑蘇而不獲此石

太湖石

遠望老差戕近觀怪嶽峯纔高八九尺勢若千萬尋嵌
空華陽洞重叠匡山岑邈矣仙掌迥呀然劔門深形質
冠今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
為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搗帛不如砧何乃主人
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

煙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
氣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峯具體小應是華山孫

皮日休

茲山有石岼抵浪如受屠雪陣千萬戰蘚巖高下剝乃
是天詭怪信非人工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厥狀
復若何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驅連絡若
鈎鑠重疊如萼跗或若巨人髀或如大帝符胘肱筭簞
筍格磔琅玕株斷處露海眼移來和沙鬚求之煩耄倪
載之勞舳艫通侯一以眇貴却驪龍珠厚賜以睨贖遠

去窮京都五侯土山下要爾添岳語賞玩若稱意爵祿
行斯須苟有王佐士崛起於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
石無

陸龜蒙

他山豈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或
裁基棟宇礪砢成廣殿或剖出溫瑜精光具華瑱或將
破仇敵百礮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
庭者一以非此選槎牙真不才反作天下彥所竒者嵌
空所尚者葱蒨旁穿叅洞穴內竅均環釧刻削九琳窻

玲瓏五明扇新瑤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
風只流盼

胡宿

海岱鉛松妄得名洞庭山脚失寒瓊漱成一朶孤雲勢
費盡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巖下見初平
年來賞物多成病日遠蒼苔幾遍行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為貴石在水中歲
久為波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鱗名彈窩
亦水痕也沒人繩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

扣之鏗然作鐘磬聲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
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牛僧儒
家諸石以太湖石為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勗造巨艦
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
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勗遂為威遠軍
節度使而封石為盤固侯勗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
西河兩倚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
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剡石面質作彈
窩紋銜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

作碑碣及甃砌階祀者則出湖中之鼇山瑩潔可鑑
堅潤如金玉亦天下之冠程俱所賦者是也

白雲泉

在天平山
首乳泉也

白居易

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閒何必奔衝下山去
更添波浪向人間

范仲淹

靈泉在天平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
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
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

絲竹不含哀樂音月明群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
笙泊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迺去堯湯歲
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
斗量黃金

錢藻

白雲巖靜最深隈泉溜泓溶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
殘風輕漾蟄寒雷源從天漢星邊落流自鰲峰海上回
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薦白雲泉書

陳純臣

前進士陳純臣謹裁書獻於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知之性各有所樂蓋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太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若高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胥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逍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洒然忘懷碾北苑之一旗煮并州之新火可以

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英惠山之靈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貴清泚嘗以小詩咏題後之作者以樂天寄諷雖遠而有所未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有七為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歟恭惟閣下性得泉之醇才猶泉之濬仁稟泉之湧知體泉之動霽是四雅鍾於一德又豈吝陽春之醉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楸寘彼一隅歲時往還嘗愧文詞窘澁不足為來今之信倘閣下一漱齒牙之末劈箋發詠樂天如在當歛策避

道不任拳拳之誠

鬪鴨賦

李邕

東吳王孫嘯傲閭門魚橫玉劍蟻沸金樽賓僚霧進游
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澗兮花源爾乃輟輕橈登水閣
絲管遞進獻酬交錯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
而酣歌徙座取物為娛徵羽毛之好鳥得渤海之仙鳧
出籠而振少步而趨唼喋爭食離襪帶雛隨綠波而淡
蕩向紅藻而敷愉鳧之為物也詭類殊種遷延遲重其
聚則同而不和其鬪則仁而有勇參差贅聚颯沓繽紛
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共泐波而弄吭各求匹而為群統
菰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聞於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
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背約迭代擒縱更相
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以決勝終
追飛以襲弱聳謂驚鴻迴疑反鵠偪仄兮掣曳聯翩兮
踴躍忽驚迸以差池倏沉浮而閃爍號噪兮沸亂傾耳
為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為之潰濩排錦石蹴瓊沙
披羽翰歛煙霞避參差之荇菜墮菡萏之荷花駐江妃
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槎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空里

鄺司厲天蛙黽兮失笑龜魚兮透泉專場之雞沮氣傾
市之鶴慚妍其為狀也不一其為態也宜傳良戒之而
在鬪俾聞義以忘筌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
鴨野鴨多綠頭陸龜蒙居笠澤有杭州內養使舟出
舍下龜蒙家僮以小舟驅群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
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
狀本州貢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
驚厚祈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曰

常自呼其名耳

鶴媒歌

陸龜蒙

偶繫漁舟打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
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
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刷宛若相逢喜
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泳藻乍低昂立定當胸流一矢
媒歡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
妒侶害群由爾為而况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吳人射鶴自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為盾以
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群鶴見之以為同類無猜遂為
矢所中龜蒙作鶴媒歌譏同類相陷者

鷓鴣

陸龜蒙

詞賦曾誇鷓徒角切 鴣牛切 流果為名悞別滄洲雖蒙靜
置踈籠晚不似閒栖折葦秋自昔稻梁高鳥畏至今珪
組野人讐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鷓鴣水禽龜蒙嘗得於震澤黑襟青脰碧爪丹喙色
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被囚籠檻為賦詩焉

江上漁者

陶弼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

和文可與洋州香橙徑

蘇軾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
小船燒薤搗青蘘

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
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
二鰓味輒不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事者競買之或有
游松江就鱠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

高會珍羞畧備所少吳松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
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
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更餌須臾復引出
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鱠之周浹會者鱸鱠為
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為大司馬東曹掾因秋
風起思鱸魚鱠菰菜羹遂罷官歸金谷園記謂鱸魚
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菜南越人以箭筍和為羹甚
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為金羹玉鱠大業
中吳郡嘗獻鱸鱠事具載鯢魚條

紅蓮稻

陸龜蒙

遙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則唐人
已書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
肥而香

再熟稻

蔣堂

嚮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

再熟稻一歲二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
江亭詩云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

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反長復成實
可掠取謂之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洞庭綠橘

常應物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

綠橘出洞庭東西兩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
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
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
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扁橘皮不可不察芝田
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

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
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

洞庭獻新橘賦

以湖海清和遠
人修貢為韻云

常應物 二首

洞庭之遠兮亘全楚而連巨吳路悠悠以窮塞波淼淼
而平湖遠國之輿壤中華之外區沃土所宜兮四方各
異珍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玄律改風落遙
林寒生窮海枇杷落而將盡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浮香
外散美味中咸照斜暉而金色滴曉潤而霜清圓甚垂

珠琪樹方而向熟味可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
它於周制則那充厥苞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沱襄橙不
得而雜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嘆其美所貴者不以
其多歲崢嶸而已晚路崎嶇而甚遠齊方物以全人離
本枝而不返其價可重其味可珍固綠蒂而未變施素
錦而猶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奉於北辰匪雕飾以自
媚實羽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桃者何足以
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檀梨而莫逐備職
貢而無由同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植物斯

多結實者衆斯橘也來則備乎淮浦生則阻乎雲夢獨
擅美於當今及歲時而入貢

皇帝垂衣而制萬國舞干戚而來九區苞之橘柚至自
江湖歲以為常知方輸之必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
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環海元侯布教屬吏下採碧
林冬生大小異名乍去霜蒂初辭綠莖然後盛以瀟湘
之竹束以江淮之菁背楚塞以西走望秦雲而北征上
方端想玄默深居穆清扇鴻鈞而不宰張大樂而無聲
閱彼遐荒之貢得斯華實之英迺明四目乃序九歌朱

綏方來以彰其道泰碩果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和在乎
務本道泰在乎柔遠一果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來知
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瓊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
獻於一人丹其實體南方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
以附荔枝於末葉遺檳榔於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升聞
莫由煙波無已歲月空留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修
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見收物之因人也其則以衆
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儻草木之可儔希成名於入貢

棟貢橘書情

白居易

洞庭貢橘棟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
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駑駘力望闕難伸螻蟻情
踈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

新橘

梅摯

千頭霜熟摘來新色貢虔修望紫宸他日功成許高退
社中還結素封人

洞庭春色并引

蘇軾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
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
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歲千歲於一班舉棗葉之
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媿
媿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
灣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
澤而與俱還糝以二米之禾藉以三春之管忽雲蒸而
霧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鳴
夷欵朱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
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

姦醉夢紛紜始知髦蠻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
臥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
之惇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
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
誇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真相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
勝為天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
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貴之其本畏霜雪又不
宜旱故不能多植及遲久方結實時一顆至值百錢

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併枝葉剪之釘盤時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公為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土風而極於追鷓夷而酌西子其珍貴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之詞則其芳烈又不待言而可知

吳都文粹卷第六



